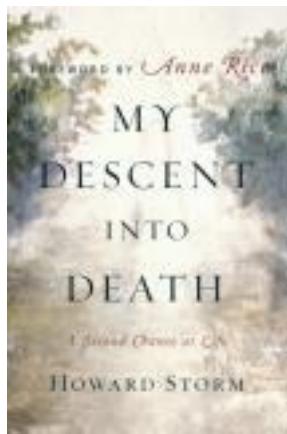


# My Descent Into Death



[My Descent Into Death 下载链接1](#)

著者:Storm, Howard

出版者:Bantam Dell Pub Group

出版时间:

装帧:精装

isbn:9780385513760

以下是霍华德·斯道姆牧师的自叙，摘自他的《坠入死亡》一书，承蒙许可在此发表。

“带领你最接近上帝的宗教是最好的宗教。”——霍华德·斯道姆牧师

幽灵的地狱之邀

[霍华德·斯道姆在垂死的极度痛苦中]

在巨大的悲伤中，我挣扎着同妻子告别。我一边艰难地跟她说永别了，一边尽可能地告诉她我很爱她。

稍感放松并合上双眼，我等待着终结。这就是我认为的一个你不会从中醒来的巨大的虚无和失去知觉，是生存的结束。我绝对肯定此生之外不会有任何东西，因为精明的人实际上都是这么认为的。

遭受如此的压力，祈祷或类似的事从未发生在我身上，我从来没想过它们。如果我提到了上帝的名，那实在是亵渎。

像是昏迷或睡着了一会儿，具体延续了多长时间我不能肯定，只觉得很怪异。我睁开了双眼，感到惊讶的是我发现我自己挨着床站着，还正在看着我那躺在床上的身体。

我的第一反应是：“真是疯狂！我怎能既站在这里又朝下看见自己躺在那里？这不可能！”

这不是我所预想的，这不对。为什么我仍然活着？我想忘掉它。是的，我正看着我的身体，而它似乎对我已经没有多大意义了。

当我明白了发生的事时，变得心烦意乱。我开始朝着我的妻子尖声喊叫，而她正像块石头一样坐在那里，无论我多么大声、粗暴地朝她叫喊、试图引起她的注意，她也不朝我看，一动也不动。这让我困惑、烦躁、生气，我又试图引起我的室友的注意，结果一样，他毫无反应。

但愿这是个梦，我不停地告诉自己：“这一定是在梦里。”但我知道这不是梦。很奇怪，我感到有生以来从未有过的警觉、敏感、鲜活，我的感觉极其敏锐，一切都变得生动真切。在冰凉的地板上，我的光脚感到潮湿阴冷，这无疑是真的。我轻轻地捏紧拳头，吃惊地发现仅仅是轻轻地一握，手中就有如此之多的感觉。

接着，我听到我的名字。我听到有声音在喊：“霍华德，霍华德，过来。”

刚开始，我觉得好奇怪，这声音是从哪里来的呢？我发现这声音源于门口，而且有不同的声音在喊我。

我问他们是谁，他们说：“我们在这里照顾你，我们会给你安排好的。跟我们来吧。”

再一次地，我问他们是谁，是否是医生或护士？

他们回答道：“快，来看看，你会看到的。”他们总是搪塞我的问题，给我的感觉是很急，并坚持要我出门。

我不情愿地来到走廊里，身处一团薄雾中。这是一种浅色的雾，很淡，我甚至能看到自己的手。但我看不清那些喊我的人，他们在我前方约15至20英尺的地方，更像是些隐隐绰绰的轮廓、黑影。每当我朝他们移动时，他们就会退到雾中，当我试图接近他们想辨认他们时，他们更是快速地退进雾的深处。于是我亦步亦趋，进入雾中也越来越深。

这些怪异的生命体不停地催促我，要跟紧他们。

我再三地问它们，我们要到哪里去？他们回答说：“快点！你会知道的。”随后，他们不再回答，只是不断地要我快快地跟着他们。

他们还不断地告诉我，我的疼痛是毫无意义的，也是不必要的：“疼痛是胡扯的。”

我知道我们已经走了几英里，偶尔地，我有种奇异的能力能回头看到医院的病房，我的身体仍旧静静地躺在病床上。每次看的时候，就好像是我漂浮在病房的上面朝下看一样，但似乎又有数百万英里的距离。我看到了我的妻子和病友仍在病房里，我想他们还能帮助我，决定继续跟着这些人走。

走了相当长的一段距离，这些生命体都围绕着我。他们带我穿行在薄雾中，我不知道究竟有多长时间，只觉得有一种真实的永恒感。从某种意义上讲我无法知道有多长时间，但感到是很长一段时间，可能是几天或几周了。

随着我们渐行渐远，雾也越来越厚、越来越黑，这些人开始变了。起先，他们好像是快

乐而顽皮，但当我们走了一段路后，一些人开始变得有敌意。我的问题越多，怀疑越大，他们愈是有敌意，粗暴专横。他们开始取笑我的赤裸的臀部，因我的病号服不能遮体；他们还嘲弄我是如何的可怜。我知道他们在谈论我，但当我想搞清楚他们究竟在说什么时，他们当中有人就会说：“嘘——，他会听到的，他会听到。”

于是，其它的一些人像是警告那些攻击我的同伴，我听到他们似乎在警告那些攻击我的人要小心点，免得把我吓跑了。

我对这一切感到好奇怪，继续发问，他们再三地催我赶快走，并要我住嘴。我心里忐忑不安，加上他们不断地骚扰我，我决定返回，但此时我已经不知道往哪里走了，我迷路了。没有任何参照物，有的只是雾和湿漉漉、凉乎乎的地面，我无法定位，失去了方向感。

所有我跟他们之间的交流都停留在口头上，就像人类之间的交流一样。他们看来不知道我在想什么，我也不知道他们在想什么。但越来越明显，他们是骗子，我跟他们耗的时间越长，想要的帮助就越遥远。

数小时前，我还希望死亡会终结我的痛苦不堪的生命，不料现在事情更糟，我被这群充满敌意而又残暴的家伙们挟持着，朝着黑暗中莫测的目的地而行。他们开始对我喊叫，恶狠狠地侮辱我，苛求我要尽快跟上，并不再回答我的问题。

最后，我告诉他们我不再走一步了。这时，他们完全变了。他们变得更加有敌意，气势汹汹地要我跟他们走。一些人开始推搡我，而我则还击他们。

随之而来的是疯狂的辱骂、尖叫和殴打，而我也像个野人一样同他们打斗。这期间，显而易见的是，他们一直玩得很开心。

看起来对他们而言，这差不多像是一场游戏，而我是他们的玩物，我的痛苦就是他们的欢乐。他们想让我受伤，抓我、咬我。每当我赶走了一个，立刻就会有五个或更多的涌上来。

此时，天气几乎完全黑了。我觉得他们不像是只有二十或三十个，而是数不胜数。他们源源不断地来参加伤害我的盛会，我的抵抗只会招到更多的戏弄。他们开始用最无耻的方式在肉体上羞辱我。当我继续与他们搏斗时，我意识到他们不急于取胜，而是像猫捉老鼠一样地玩弄我。每一轮新的攻击都伴随着刺耳的嚎叫。有时，他们撕破并扯下我身上的皮肉，我惊恐地意识到我要被他们慢慢地扯成碎片、生吞活剥了，这样，他们的娱乐就会尽可能的延长。

我从来也不曾遇到过像这样无以复加、连人类也做不到的欺哄和攻击。贴切地说，它们是你所能想象得出的最坏的且没有一丁点好意的人。他们当中的一些人看上去能告诉其它人怎么做，但我感觉不到任何组织结构或阶层，他们似乎不像是受谁控制或领导。从根本上讲，他们就是一群被放肆而残暴的激情驱使的暴徒。

在我们打斗时，我注意到他们似乎没有疼痛，但也没有什么特别的人类所没有的能力或超人类的能力。

虽然在开始时，我以为他们穿了衣服，但在随后的肢体接触中，我没有感觉到任何类似衣服的东西。

恶斗了好长一段时间，我最终精疲力竭、疲惫不堪地躺倒在他们中间，他们渐渐地安静下来，因为我不再是他们的玩物了，这使得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人失望，但还有少数人仍然在挑逗、骚扰我，奚落我了然无趣。此时此刻，我已经饱受摧残，虽然他们还在不时地挑衅，我只能躺在那里像堆碎片，无力反抗了。

究竟是怎样发生的……我不准备试着在这里解释，我只是觉得在我里面有一个声音，我自己的声音，说：“向上帝祈祷。”

我的脑子里回答说：“我不祈祷。我不知道怎样祈祷。”

我看到在黑暗中有一个人躺在地上，如果没有几百个也一定有数十个邪恶的生命体在撕扯他。这情形看上去是绝对没有希望了，不管我是否相信上帝，我都没有指望了。

那个声音再次告诉我要向上帝祈祷。我犹豫不决，不知道该怎样做。第三次，那个声音告诉我要向上帝祈祷。

我开始说一些诸如：“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至缺乏……上帝保佑美国。”之类的好像是宗教上的用语。

就像是向那些家伙们泼了一盆滚烫的油，他们全都狂暴不止，不住地朝我大喊大叫，要我停下，因为没有上帝，没人能听到我的声音。但就在他们尖声喊叫、污言秽语时，全都朝后面退去——好像我是毒药。他们一边后退，一边像疯狗一样地尖叫、咒诅，说我是懦夫，我所说的毫无价值。

我也朝他们高喊：“我们在天上的父……”等等。就这样，持续了一段时间，突然，我感到他们已经走了。天色黑暗，我独自在那里呼喊着一些听起来是教会的用语。这些用语对付这些可怕的生命体如此有效，我感到高兴。

躺在那里有很长时间，我处在如此无助、绝望的黑暗中，没有办法知道究竟有多长时间了。我只是躺在无名之地——一切都是破碎而恍惚，我没有一点力气，一切都完了。就像是衰竭了，我的任何努力都将消耗最后的一点能量。我觉得自己正在枯萎，沉到黑暗中。

### 被耶稣基督救出地狱

现在，我甚至不知道我是否还在这个世界上，但我确定我在这里。我真实地存在着，所有的意识如此痛楚地清醒着。我不知道我是怎样到这里的，即便在体力能行走，也没有方向可循。我所能感觉得到的就是这一天所遭受的巨大苦楚是无与伦比，这就是我存在的绝对的终点，它比我曾经所能想象得到的任何东西都更可怕。

这时，一件最不平凡的事发生了，我再一次地非常清晰地听到我自己的声音，是小时候在教会主日学学到的东西，是一首短歌：“耶稣爱我，我知道……”且不断地重复。不知道为什么，我忽然想相信它。什么也没留下，我想依靠这个念头。于是，我由衷地、用尽最后残存的一点气力和知觉喊叫着：“耶稣，请你救救我！”

当我这样做的时候，我看到在黑暗中的某处，有一个很微小的星星，不知道它究竟是什么，我推测它一定是颗彗星或流星，因它在快速地移动，而且我发现它冲着我而来，迅速地越变越亮。

当光靠近我的时候，它的光辉洒满在我的身上，我站起来了——不是我的努力，而是被提起来的。接着，我看——非常真切地看见，我身上所有的伤口、眼泪、破裂逐渐消除，在光辉中我变得完好无损。

我能做的就是不由自主地号淘大哭，不是因为我脱离了悲惨的境地，而是我感受到了今生前所未有的东西。

另外一件事发生了，我一下子知道了大量的东西上，我知道……我知道这光和这光辉熟悉我。我不知道如何向你解释这一点，但当时我就明白了这点。事实上，我知道它比我的父母还要了解我。这个明亮的光体亲密地拥抱着我、理解我，并开始传授大量的有知

识的意识。我知道他晓得我的一切，无条件地爱我、接纳我。

这光传达给我信息：它以一种我还不能表达的方式爱我，我从来不知道爱还能这样。他是一个集中的能量场，发出的光彩难以言表，只能说是美善和爱，比任何人想象的更亲爱。

我知道这光辉威力强大，它使我整个人感觉良好。我能感受到它的光照在我的身上，像非常轻柔的手环绕着我；我还能感到它扶持我，同时以无法抗拒的力量爱我。在饱受折磨之后，得到这光体完全的理解、接纳和热烈的爱——这爱超过了我的所知所想，我一边泪如泉涌，一边随着光体上升，离开那里。

我们越来越快，脱离了黑暗。被光环绕着，我感到十分惬意，不停地哭泣。我远远地看到像是星系的图景，不同的是比我曾在地球上观看时更大，有更多的星星。

有一个巨大的光明的中心，里面有一个非常明亮的集中点，外里有数不清的光球朝着里面的一个巨大的生命体飞进去或飞出来。它们很远。

这时，我……我没有用嘴说，只是在意念里说：“把我放回去。”

我的意思是告诉光把我放回到刚才的深渊中，因我对自己及自己一生所做的事深感羞愧，只想隐藏在黑暗中。我想不再朝着那大光前行了——想停但却没有停。在我的这一生中，不知有多少次我曾否认且嘲笑这位在我面前的真实存在；也不知有多少次我以它为诅咒。多么难以置信的理性上的傲慢，竟以它的名为侮辱。我害怕靠近它。我还想到，也许这些强烈得惊人的辐射会将我在感觉上还是完整无缺的身体分崩离析。

[编按：霍华德认为他的这位朋友是耶稣。]

扶持我的这个生命体，我的朋友，意识到了我的畏惧、勉强和羞愧。第一次，他以一个男性的声音在我的思想中告诉我，如果我不舒服，我们就不去靠近。所以我们停下，距离那个伟大的生命体仍无数英里远。

也是第一次，我的朋友，下文中我要用“他”相称，对我说：“你属于这里。”

面对这些光辉，我强烈地感到自己的卑贱，我回答到：“不，你搞错了，把我放回去。”

他说：“我们不会错。你属于。”

随后，他用一种悦耳的音调呼唤那些环绕着巨大中心的发光体。有几个发光体来到我们跟前，围绕着我们。在接下来的时间里，他们有些来、有些去，但通常有五到六个、有时甚至有八个和我们在一起。

我还在哭。他们来的第一件事都是关切地询问我：“你害怕我们吗？”

我告诉他们我不怕。

他们说，他们可以把他们的辉光减弱点，这样会显得像人。我告知他们保持原样好了。他们是最美、最……

说点题外话，我是艺术教授，知道在可见光谱中有三原色、三次色和六种三级色。但在这里，我看不见的可见光谱至少有80种新的原色，还有这些光辉，我想去描述它，但遗憾的是办不到——这些色彩是我从未见过的。

这些生命体展现给我的是他们的荣光，我并非真正地看见了他们。我实在很惬意。来自

于一个有形有体的世界，我很高兴和这些新的无形状的生命在一起。这些生命体给了我此时此刻所需要的一切。

让我吃惊和沮丧的是，他们似乎能知道我所想的一切。我不知道如何控制我的思想来保守秘密。

我们开始进行思想交流，会话非常的自然、容易和随意。我听到他们的声音清晰而独特，每个生命体有不同个性的声音，但他们都直接对着我的思想说话而不是耳朵，他们使用普通的英语口语。我所想的任何事情他们都知道。

他们似乎全都很了解我，完全熟悉我的思想和我的过去。我没有任何念头要从中寻找我已经认识的，因为他们全都了解我。没有人能比他们更了解我了。我也没有想到要去把他们看从自己的伯父和祖父，就像是在圣诞节时有许多的亲戚聚在一起，你无法记住每一个人的名字、他们是否已经结婚、跟你有什么联系，但你知道你是在和你的家人在一起。我不知道这些生命体跟我有没有关系，我只觉得他们比任何我认识的人都亲密。

我和这些发光的生命体的谈话似乎延续了很长时间，从头至尾，我的身体都被那位笼罩着我的生命体扶着，从某种意义上讲，我们是完全固定地悬在空中的。周围到处都是无数发光的生命体，像空中的星星，来来去去。这场景就像是一个夸张的塞满了大量星星的星系。在那个中心硕大的光辉中，许许多多的光体挤在一起，你无法单独地分辨他们。每一个光体都与造物主很融洽，他们实在是一体的。

我被告知，所有这些数不胜数的生命体不得不回到他们的源头的一个原因，是在这种和谐、合一的感觉中充满活力。相隔太久会让他们变弱，会让他们感到孤独。他们最大的快乐就是回到所有生命的源头。

在最初的谈话中，他们仅仅是安慰我。

我有点不安，因为我赤身裸体。刚才在黑暗中我丢失了我的病号袍，我是一个人，有一个身体。他们告诉我，这没关系，他们非常熟悉我的身体构造。渐渐地，我放松下来，不再试图用手遮掩我的私处。

接下来，他们要谈论我的一生。让我惊讶地是我的一生在我的面前被播放了出来，距我大约只有六或八英尺的距离，从开始到结束。这个生命的回顾由他们很好的控制着，他们让我观看，但不是从我的观点出发。我看到自己的一生——整个过程是一节功课，虽然当时我还不知道这点。他们试图教导我一些东西，但我当时不知道这是一个教学经验，因为我不知道我还要回来。

我们从头到尾地观看，有些事情他们慢下来，放大；有些事情一带而过。我的一生被以一种我从未想过的方式展现出来，所有我曾努力地为之奋斗而得到东西和赏识，无论是小学、中学、大学还是在我的职业生涯中，都被他们视为无关紧要。

随着我的生命回顾的不断展现，我能感到他们的悲伤、痛苦和快乐。他们不说这是好的或坏的，但我能感觉得到。我能意识到他们漠不关心的事，比方说，他们并不轻视我在中学破记录的铅球成绩，但他们对它、还有许多我非常引以为傲的东西不以为然。

他们总是对我与别人的相处有回应，不论长短。不幸的是，我对别人的反应大多数都比我应该做的差，我本应当用爱的方式。

无论如何，在我的一生中，当我以爱的方式回应别人时，他们欢喜快乐。

我发现自己在与别人的相处中，大多时候是操纵别人、表里不一。比方说，在我的职业生涯中，我看自己以教授的身份坐在办公室里，当时有一名学生前来谈论个人问题，只见我表面上满有同情心、耐心和爱心，但在心里却是烦得要命，以至于在桌子底下看

表，巴望着这名学生早点了事。

当我还是一名十几岁的青少年时，我的父亲每天工作十二个小时，不堪重负，他也因此疏忽了我。当他下班回家时，我为了表示对他的愤恨，冷冰冰地不理会他，这使他很生气，他的怒气又让我更有藉口恨他。我们吵架，我的母亲则伤心不已。

在我一生中的大部分的时间里，我都视父亲为恶棍，自己是受害者。当我和那些生命体回顾我的一生时，我恍然大悟：在每天结束的时候，我不是愉快地去问候父亲，而是频繁地去烦扰他，只是为了证明我的伤害是对的。

我又看见在一个夜晚，我妹妹感到非常不舒服，我是如何走进她的卧室、拥抱着她，没有说一句话，我只是躺在那里，双臂抱着她。这成为我一生中最为得意的经历。

爱的医治，启迪开悟

如果不是我的朋友和他的朋友们的爱，整个生命的回顾会使我的情绪受到巨大的伤害，我一定会发疯。但我能感觉到他们的爱，每当我感到不安的时候，他们将画面关闭一会儿。他们纯粹是爱我，他们的爱是切切实实的，你能在身上感到它，在身内感到它，他们的爱穿透你。我希望我能向你解释清楚，但做不到。

他们的爱医治了我，因为我的生命的回顾让人崩溃。我可怜地观看着，只有可怜。我不敢相信这些，但看上去是越来越糟，当我长大成人后，只是将青少年的愚昧、自私扩大了，这一切都是在成为好丈夫、好父亲和好公民的外表的下面，伪善得令人作呕。自始至终，他们的爱与我相伴。

当回顾结束时，他们问我：“你有什么问题吗？”是的，我有成千上万的问题。

比方说，我问道：“圣经怎么样？”

“圣经的什么怎么样？”他们反问道。

我问他们，圣经是否真实？他们说它是真实的；我又问他们，为何当我试图去读圣经时，看到矛盾百出？他们让我再看看我的生命回顾——有些情节我漏掉了，他们显现出来，我看到只有很少的几次我打开圣经，带着挑刺的想法去读它，我试图证明圣经不值得一读。

我请他们留意，对我而言，圣经晦涩、平淡无奇。他们告诉我，圣经包含了属灵的真理，要想明白它就要在灵里去读它，要以虔诚的态度去读。我的这些朋友们都告知我，圣经不像其它的书。他们还告诉我，后来我也发现了这点，当你以敬虔的心去读圣经时，它会跟你说话，会向你揭示它的意义，用不着你冥思苦想。

我的朋友们以非常有趣的方式回答了许多问题。他们很了解我的语气，当我在脑海中思考问题、在我说出问题前，他们就知道了。

比方说，我问他们，哪个宗教最好？我期待的答案像是：“长老会。”我把他们都看成是基督徒。

我得到的答案是：“让你最接近上帝的宗教是最好的宗教。”

我又问他们是否有生命在其它的星球上，他们的回答让我惊讶：宇宙中充满了生命。

因我害怕核战的大毁灭，我就问他们世界上是否会有一场核子大战，他们说，没有。这也让我惊奇，我就解释了一番，告诉他们我是如何生活在核战的阴影下，这也是我成为现在这个样子的一个原因，在我的一生中，充满了绝望，因为整个世界会被一阵核子狂

风吹得无影无踪，没有什么值得留恋，也因此让我觉得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无关紧要。

他们说：“不，不会有任何核战。”

我说，你们绝对肯定吗？他们再次让我打消疑虑。我说你们怎么就能这么肯定呢？他们的回答是：“上帝爱世人。”

他们告诉我，如果不销毁核武器的话，可能会有一、二件核武器意外的爆炸，但不会有核子大战。我又问，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战争呢？他们回答说，他们允许小部分的战争发生，走出战争后，仁爱会启动，人类会尝试创造，通过这小部分的战场，他们也让人类进入到他们的认识层面从而制止战争。

科学技术和其它有益于人类的东西，他们告诉我，都是他们赐给人类的礼物——通过灵感。人们被逐步引领而有所发现，但其中的许多发现后来都被不正当地用来毁灭自己。我们会对这个星球造成巨大的损害，他们表示，星球上的一切都是上帝的创造，不仅是人，还有动物、树木、鸟类和昆虫等等。

他们向我解释道，他们关心世界上所有的人而不是厚此薄彼。他们希望人人都认为别人比自己强、爱人如己甚至胜过爱自己。如果有人在世界的某个地方受到伤害，那么，我们也会受伤——我们痛痒相关，我们要帮助他们。

我们的这个星球上已经进入到一个转折点，有史以来我们第一次有能力去做到全球相通，我们能成为一体。

有人被赐于特别的恩惠来带领世界进入更美好的时代，去促进它的到来，这正是我们生活在美国的人。

当我和他们谈论未来时——听起来似乎我已经逃避了未来的世界，他们明确地向我说明我们有自由意志。

如果我们改变方法，我们就能改变他们展现给我看的未来。他们给我看了未来的景象，以我所体验到的而言，这要基于我们美国人在那时的作为。在这个未来中，将会发生全球性的巨大的不景气。然而，如果我们改变我们的行为，会有不一样的未来。

我问他们怎么有可能来改变许多人的进程？我说，改变世上的任何事情，即使有可能话，也会是非常难的。我表示这是无望之举。

我的朋友们非常清楚地向我解释，所发生的一切都是让一个人有改变，一个人经过努力，就会有另外的人变得更好。他们说，改变世界的唯一的方法就是开始改变一个人，一生二，二生三，如此下去，就会有显著的改变。

我问他们在乐观的情况下——他们所期盼的改变已经发生，世界会走向何方？他们给我看的景象与我所想象的大相径庭，让我惊讶。

我先前的想象有点电影《星球大战》的味道：太空时代、整容、科技，而他们给我看的几乎没有一点科技。

在那个令人欣悦的未来中，人人，绝对是每一个人，他们大部分的时间所做的事是扶养儿童。人们首要关心的是儿童，大家都认为儿童是世上最珍贵的宝贝。这样，当儿童长大成人时，他们就不会忧虑、仇恨和对抗，有的只是巨大信用和相互的尊重。

在这样的未来中，如果一个人遇到麻烦，整个群体都会关心到这个人与别人的不协调。人们通过在灵里祈祷和爱来振奋这个被烦恼困扰的人。

人们在余下时间里做的事就是园艺。几乎不需要体力上的努力，通过祈祷，我看到那些植物结出丰硕的水果和菜蔬。万众一心，能通过祈祷来改变星球的气候。每个人都在相互信赖中工作——如果需要，人们可以呼风唤雨，也可以让艳阳高照。各样的动物也与人和谐相处。

在这个最美好的世界上，人们对智慧而不是对知识感兴趣。这是因为人们处在一个必须是万事通的环境中，在知识的范畴内，他们可以简单地通过祈祷来接受。对他们而言，凡事都可以解决，他们能做他们想做的任何事。

这里的人没有旅游热，因为他们能在灵里与世界上任何人沟通，没有必要到别的地方去。他们专注于自己的所在地及周围的人，没有必要去度假。度假干什么呢？他们已经十分快乐、圆满。

在这个世界上，死亡是每个人经历了所需要经历的一切后来临的，它意味着躺下并得着释放。这时，灵魂会上腾，与降下来迎接他（她）的天使相见，集体中的人会在个人的周围，兴高采烈，因为大家都洞悉天堂。他们能看见灵魂离去，继续它的未尽之旅，因它已经不适宜在这个世界上成长了。在这个世界上，死者在爱、欣赏、理解及与人和谐地配合等方面，都尽力而圆满了。

我看到这个未来世界中的最美的风景是一个花园，上帝的花园。在这个花园中，最美丽的是人。人们降生来到这个世界，在认识上帝中不断地成长，然后，从这个物质世界毕业，脱下肉体的外壳，升上天堂——在那里，与上帝有更亲密的且不断成长的关系。

[编者按：在霍华德·斯道姆的《我坠入死亡》（2000年）一书中，作者描绘了1985年在濒死经历中这些发光生命体给他看的人类未来。他说，1985年他们告诉他，冷战不久会结束，因为“上帝让人心改变，要去爱全世界的人”，斯道姆说：“在1985年，我被告知冷战会在几乎不流血的情况下结束。因为人们不愿意忍受独裁政府。”

斯道姆写道，那些发光的生命体告诉他大约在2185年地球上要发生的事。他问他们：“在此变化中，美国会成为世界的领袖吗？”

那些光体回答说：“美国已经被赐于机会去成为世界的导师，但给予的多收取的也多。已经赐于给美国的要超过给有史以来的任何一个国家，但美国在这些礼物上未能落落大方。如果美国继续贪得无厌地剥削世界上其它国家的资源，上帝的祝福将会离开它，它的经济将会崩溃并导致混乱。由于人的贪婪本性，人们会为了一小杯汽油而相互残杀。世人会惊恐地看着你们的国家被冲突彻底毁灭，其它国家不会施以援手，因为他们是你们剥削的牺牲品，他们会很高兴地看到如此自私的人灭绝。美国必须立即改变，成为仁慈、慷慨的楷模。今天，美国是向世界输出战争和暴力文化的头号大国。这快要结束了，因为你们拥有自我毁灭的种子。即使你们不自我毁灭上帝也要让这些结束，如果你们不改变的话。”

斯道姆说：“……我不知道历史上最富裕的国家是命定要失去上帝的祝福还是要成为世界的灯塔。上帝还允许不公继续到何时？未来取决于我们现在所做的。上帝直接地干预人类事件。愿上帝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

霍华德·斯道姆的这些发光生命体朋友告诉他许多有关将要来临的新世界。据他们所说，上帝希望在未来的两百年开创新国度。为此，上帝已经废止了一些给人的自由意志，以便神启地控制一些人类事件。这个新世界的秩序，据斯道姆所说，会类似于一些濒死经历所描述的天堂。人们会如此平安祥和、彼此相爱的生活：用心灵感应交流；瞬间到达旅行地；不再需要衣物蔽体；狮子与羔羊躺在一起。]

了解死后发生的事

我问我的朋友和他的那些朋友们有关死亡的事——当我们死后会发生什么事？

他们说：“当一个可爱的人死后，天使会下来见他，带他上去——开始是渐渐地，因为如果让他立刻见到上帝，他会受不了。”

天使知道各人的内心，用不着以炫耀的方式来证明什么，他们知道并供给我们所需，有时也许只是天堂的草坪，有时是其它的东西。如果一个人非常喜欢珠宝，它们会向他展现珠宝。我们看见的东西是我们进入灵界所需要的东西，在天堂里，这些东西是真实而神圣的。

他们逐渐地教育我们这些灵体，带我们进入天堂。我们不断地成长，长大，脱去各样的欲念和那些基于动物禀性的、我们一生大部分时间为之争斗的东西，现世的各种欲望也渐渐去掉，我们不再为它们奋斗，我们回归到本来面目——神圣的一部分。

这一切发生在那些可爱的人身上，这些人友好而且爱上帝。我的这些朋友们清楚地告诉我，我们没有任何知识和权力去论断其它的人——人心直接与上帝相关联，只有上帝知道人的心眼如何。有些人我们认为卑劣可憎，但也许上帝在那里却正人君子；同样，我们认为有些人是好人，但在上帝眼里他们也许是黑心肠的伪君子。只有上帝知道各人的真实情况。

上帝最后审判各人，也会允许一些人被那些臭味相投的生命体牵引到黑暗中，具体的情况就像我曾遇到的。我没有看到更糟糕的情形，但我猜测我看到的仅是冰山的一角。

我理所当然地去那里——在适当的时间去了适当的地方，对我而言，地点和周围的人物都相合。上帝让我经历这些，然后将我从那里挪开，因祂在整个的过程中看到了救赎同，这是净化我的一种方法。那些没有被允许拉到黑暗中的人，是因为他们可爱的性情被向上、朝着光吸引。

我从未见到上帝，也不在天堂，像是在郊外的出口。他们让我看了一些东西，我们谈了很长时间、很多事情。然后，我看了一下自己，发现自己熠熠发光，变得非常美丽，虽没有像他们那样美，但确实有了从未有过的光芒。

没有准备再回到地球，我告诉他们我希望能永远地跟他们在一起。我说：“我准备好了，我准备像你们一样，永远地在这里。这太好了。我爱它，我爱你们。你们太奇妙了。”

我知道他们爱我并了解我的一切。从现在开始，一切都会好起来。我问他们我能否摆脱我的身体——它无疑是个累赘，成为像他们那样的生命体，并拥有他们在我面前所展现的那种能力。

他们说：“不，你必须回去。”

他们向我解释：我实属尚待发展，回到以肉体存的方式中对我大有裨益。在我的人类生活中，我有机会成长，这样下次我跟他们在一起时会更和谐。我需要发展许多重要的品格才能像他们那样去从事他们所做的事。

我告诉他们我不想回去，并试着跟他们讨论。我说，如果我有这样的想法——我将再次卷曲在深渊的话，我恳求跟他们呆在一起。

我的朋友们说：“甚至当你在地球上亵渎上帝、待你周围的人像尘土一样时，我们曾经差派人试着帮助你、教导你真理。有我们给你这一切的爱之后，你不相信我们希望你完美吗？你真的相信从现在开始我们会分开吗？”

我回答道：“但我自己的失败感怎么办？你们已经让我看到我能做得更好，但我相信我无法做到。我没那么好。”

自私自利在我的心中涌起，我说：“不行，我不回去。”

他们说：“有人在关心你。你的妻子、孩子、父母，你要为了他们而回去。你的孩子需要你的帮助。”

我说：“你们能帮助他们。如果你们让我回去却事与愿违，如果我回去却犯错误，我无法承受。因为你们让我看到我能更有爱心，更富于同情心，但我却忘掉了这些，反而愧对别人，或对别人做了非常糟糕的事，我知道这会发生的，因为我是人，那样，我会沮丧，不能忍受，以至于我会自杀。即或因为生活美好我不会自杀，我也会发疯。所以你们不能打发我回去。”

他们向我保证，错误是人类的可以接受的部分。

“去吧，”他们说：“犯你要犯的错误，从错误中学习。”

只要做我认为是正确的事，他们说，这样我就会在正道上。如果我犯了错误，我必须充分地认识到它是一个错误，然后简单地让它过去，只要试着不要再犯同样的错误。重要的是要尽力而为，以仁善、真理为准绳，不要为了赢得人的赞誉而妥协。

“但是，”我说：“错误让我难受。”

他们说：“我们爱你，包括爱你选取的方式、犯的错误及全部的你。你能感觉到我们的宽恕。任何时候，只要你愿意，你都能感受到我们的爱。”

我说：“我不明白。我该怎么做？”

“只要转向内心世界，”他们说：“只要祈求我们的爱。如果你诚心祈求，我们就会给你。”

他们劝告我，当我犯了一个错误时，我要认识它并祈求宽恕，甚至在我祈求的话还未出口时，我已经被宽恕了——但我必须接受宽恕。首要的原则是我必须相信宽恕是真实的并且已经得到了。公开或私下地忏悔自己犯了错，然后祈求宽恕。接下来，如果我不接受宽恕，那就是侮辱他们了。我不要再反反复复地怀着负罪感，不要重复错误——我要从错误中学习。

“但是，”我说：“我怎样才能知道哪些是对的选择？哪些是你们要我做的呢？”

他们回答：“我们希望你做你自己想做的事。这意味着要做出选择——没有必要只有一个正确的选择，而是一个可能的范围。你要从这些可能中做出你的最好的选择。如果你这样做了，我们会在那里帮助你。”

我没有轻易地放弃，和他们争辩：回去充满了问题，而留在这里却有我想要的一切。我质疑我有能力去在我的世界中去实现任何一件他们认为是重要的事。他们说，世界是至高者优美的表达，人们发现美或丑，取决于自己思路。

他们解释道：我们这个世界的精妙和复杂超越了我的理解，但我可以是造物主的一个合用的器皿。每一个受造物都无限有趣，因为它是造物主的显示。带着好奇和快乐去探索这个世界是我的一个良机。

他们从未直接地给我一个任务或目的。要我为上帝建一个大教堂或圣殿吗？他们说，这些是为了人性的需要。他们要我在活着的一生中，爱人而不是物。我告诉他们我并非好得像我向他们描绘的那样世故老练。他们让我放心，无论何时，只要我需要，我会得到适当的帮助。我要做的就是祈求。

这些发光的生命体，我的老师们，让人心悦诚服。同时，我也强烈地意识到不远就是伟大的生命体——我所知道的造物主。他们从没有说过：“祂希望这样……”但这意思却蕴涵在他们所说的一切的背后。我不想同他们争论太多，因为至尊的生命体是这样的奇妙和让人敬畏，散发出的爱让人无法抗拒。

我提出不想回到这个世界的最大的论据是，我告诉他们如果离开了他们和他们的爱，我会心碎，我会死。回去是如此的残酷，我说，我无法忍受。我请他们注意，世界充满了仇恨和对抗，我不想回到这个大旋涡中。离开他们我无法承受。

我的朋友们说，他们从未与我分开。我解释道，我还不明白他们的显现，如果我回去，我还会不知道他们在那。他们向我解释如何与他们沟通，告诉我要让自己清静下来，精神内敛，祈求他们的爱，然后，那爱便来临，我会知道他们在那。

他们说：“你不会离开我们。我们与你同在，永远这样。我们一直与你同在。”

我说：“但是，我怎么知道呢？你们是这样说的，但当我回去后，这是否仅是一个美丽的理论。”

他们说：“任何时候，只要你需要，我们就会在那。”

我说：“就是说你们会显现？”

他们说：“不，不。除非你需要我们，否则我们不会以明显的方式去干涉你的生活。我们只是在那，你会感觉到我们的存在，会感觉到我们的爱。”

在他们这样解释后，我停止了争论。我说，我想

我能回去了。随后，就那样，我回来了，回到了我的肉体中，疼痛仍在，比先前更厉害。

（霍华德·斯道姆濒死经历的描述到此结束。）

对霍华德来讲，回到现世的生活中并不容易，除了身体上的问题外，他还不得不面对另一个问题，那就是人们对他的新的灵命的不理解和迟钝的反应。这在医院里就开始了，他说。

霍华德说：“对每一个人都感到了无法抵抗的爱意。我想拥抱、亲吻每个人，但我甚至坐不起来。我会对每一个人说：‘哦，你真美！’我成了那层楼里的笑料，大家感到这很滑稽。”

像其它有过濒死经历的人一样，霍华德对别人的同感、同情心扩大了。他说，同自己的情感相比，他能更强烈地感受到别人的情感。之后，霍华德决定进入基督教界的事工。

作者介绍：

在有此濒死经历前，身为北肯坦基州大学（Northern Kentucky University）艺术教授，霍华德·斯道姆先生并不是一个令人愉快的人。他公开宣称自己是无神论者，敌视任何形式的宗教和它们的信徒。他常常发怒，想控制周遭的人，没有什么东西能让他感到喜乐。任何看不见、摸不着、感觉不到的东西他都不信。他确信物质世界包容了一切的存在，而所有与宗教有关的信仰都是自欺欺人的空想。在科学领域之外，别无它物。

1985年6月1日，38岁的霍华德·斯道姆罹患胃穿孔而有了濒死经历，他的生命也因此

永远地改变了。在我编辑的生命后经历的材料中，他的濒死经历如果不是最意义深刻的也一定是其中之一。他前后判若两人，辞去了教授的职务，投身于联合神学院学习并最终成为基督联合教会的一名牧师。

目录: 目录

幽灵的地狱之邀

被耶稣基督救出地狱

爱的治疗，启迪开悟

了解死后发生的事

· · · · · (收起)

[My Descent Into Death](#) [下载链接1](#)

标签

评论

---

[My Descent Into Death](#) [下载链接1](#)

书评

---

[My Descent Into Death](#) [下载链接1](#)